

「鹰派人物」筹谋排除地区「威胁」

记现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

武装冒险 屡试不爽

从5月2日起,从海法、帕尔契姆等基地起飞的以色列战机陆续突袭了从德拉省至大马士革的一系列叙利亚军事科研设施,据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叙利亚国营电视台还公布了一家遭遇“池鱼之殃”的养牛场的惨状。一时间,有关“以色列将武装干涉叙内战”的传闻甚嚣尘上。

然而,以色列媒体持续发布军方声明,强调以军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发起攻击的“正当性”与“针对性”,声称以军是在获得确切情报后,才对秘密实施“武器转移活动”的叙利亚相关目标开火。特别是贾姆拉军事研究中心疑似藏有M600战术导弹,它是伊朗“征服者-110”导弹的翻版,射程150公里。以色列称,有情报显示叙利亚军方准备将其转交给黎巴嫩真主党,以犒劳他们为巴沙尔助战,而这是以色列绝不能接受的。

据土耳其《今日扎曼报》等媒体披露,上述空袭行动得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亚阿隆的鼎力支持,更耐人寻味的是,以军空袭的套路与手段带有显著的试验色彩,不排除为今后北约强行在叙利亚领空建立“禁飞区”甚至美以空军远征伊朗提供样本。以色列“德布卡”情报网站透露,亚阿隆等军方高官十分关切以色列空军与叙利亚防空系统的对抗情况。

从现有信息来看,叙利亚从俄罗斯引进的综合防空系统面对以色列战机缺乏反应能力。有军事专家认为,以色列战机全面装备的SPS-2110综合电子战系统功不可没。该系统由埃利斯拉公司研制,采用类似美军高度机密的“舒特”技术,可通过向敌方防空指挥系统“注射”病毒,使其进入麻醉状态,无法对来袭目标展开搜索与攻击。

军事专家警告,如果以“舒特”战术为代表的“网络中心战”技巧趋向成熟,有可能刺激以色列乃至美国军方先下手为强,断然向更遥远也更强大的伊朗动手。按照亚阿隆等以色列鹰派人士的看法,在中东,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同盟是无与伦比的,理论上可以对该地区的任何威胁源采取“雷霆措施”。

近段时间,曾对叙利亚内战持超然态度的以色列突然“落井下石”,向叙利亚政府军发起空袭。尽管以色列表示空袭行动“是为了防范叙军向黎巴嫩真主党转交先进武器”,但外界普遍认为以军动武是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进一步加快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崩溃,为美以联合绞杀伊朗核设施做准备。而在此过程中,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适合从军 不宜从政

摩西·亚阿隆,1950年6月24日出生于一座名为“斯米兰斯基”的基布兹(类似集体农庄)里,那里距以色列北部最大工商业城市海法不远。小时候的亚阿隆热衷于学习工程技术和贸易方面的知识,希望早日建成“富足幸福的犹太家园”,但理想总与现实相差太远,就像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所说的“1948年以色列建国,就意味着中东没有和平”,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对状态注定了亚阿隆这一代人都不能纯粹地过着和平生活。

1968年至1971年,亚阿隆在以色列南部军区服役,工作地点是埃及、以色列、约旦三国交界的红海亚拉巴湾地区。那里是一系列武装渗透与报复行动的“重灾区”,用亚阿隆自己的话说:“边境线上经常有阿拉伯抵抗运动活动,有时候,我和战友还在帐篷里睡觉,突然响起的

炮声就能吵醒我们,一些胆大的袭击者往我们的帐篷里扔手榴弹,生死往往就在转瞬之间。”

1973年爆发的“赎罪日战争”中,亚阿隆参加以色列与埃及围绕苏伊士运河两岸的血腥拉锯战,战后又担任伞兵旅和总参侦察营的指挥官,在他手里,这些精锐部队先后铲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流派(法塔赫)、哈马斯乃至黎巴嫩真主党的多位领袖,在以色列国内获得了“恐怖剃刀”的绰号。

1995年至2002年,亚阿隆又陆续担任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和中央军区的负责人,曾直接负责镇压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起义。亚阿隆还涉嫌于2002年7月下令暗杀哈马斯武装组织领导人萨拉·什哈德。当时什哈德和家人正隐藏在加沙城的一座建筑内,以军使用炸弹将包括什哈德在内的14人全部炸死。什哈德的妻子和9个孩子也在暗杀事件中一同丧生。随后有组织在英国对亚阿隆以战争罪提出起诉,英国法院也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2002年7月9日,行事果敢且态度强硬的亚阿隆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他反对从哈马斯占优势的加沙地带撤军,认为这等于“自行放弃防御纵深”。由于与当时的政府唱反调,国防部长莫法兹于2005年2月做出决定,不延长亚阿隆的职务任期。“被辞职”的亚阿隆怨气难平,于2008年11月加入右翼利库德集团,积极辅佐内塔尼亚胡争取强硬势力支持。利库德集团掌控政权后,内塔尼亚胡先是任命亚阿隆为副总理和战略事务部长,当原前进党籍的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宣布退休后,便把这个炙手可热的位子交给了他。

有人认为,亚阿隆作为有名的“鹰派人物”,经常发表不当言论,是个“适合当军官,不适合当政客”的人。例如他曾公开表示国际社会应充分考虑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核进程,其中不排除刺杀内贾德总统。此言一出,引起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他认为,通过经济、政治和外交途径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不太现实,最终可能要诉诸军事手段。雷炎



环球军情 | 印度海军将增基地和舰艇 加强对海岸和印度洋控制

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最近表示,印度需要建立更多的海军基地和航空站来延长印度海军的作战半径。有印度海军官员表示,印度将增加一些潜艇、侦察机和两栖舰以加强印度海军的作战能力,计划在2017年拥有3艘航母,在未来10年,印度海军将拥有150艘舰艇和超过500架飞机。此前,安东尼还向印度海军和海岸警卫队提出实施“海岸安全计划”。通过在沿着印度海岸线的84个远程基站中布置一系列静态雷达和光电传感器,组成“海岸安全网络”。据悉,该网络计划于今年启动,主要用于监视可疑船只的动向。

法国将建造大批新型舰艇 用于护卫海基核遏制力量

法国国防部长5月14日表示,将建造11艘欧洲多功能护卫舰和6艘“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根据法国海军理论,法国的核遏制力量完全依赖战略导弹核潜艇,这些核潜艇需要依靠新型护卫舰和攻击型核潜艇护送进入巡逻海域,因此这种护卫任务非常关键和重要。此前公布的《法国的国防和安全白皮书》宣称在2014年至2015年间将消减24000个工作岗位,结果引发法国军方和国防部承包商和供应商的普遍关注。据悉,新舰建造的时间进度尚未确定,但将尽快进行以确保生产链的无缝衔接,以及研发能力的连续性。

美批评俄售叙新反舰导弹 俄称将继续履行供货义务

美国媒体最近援引美国官方人士的话称,继输送防空导弹后,俄罗斯又向叙利亚输送了装备先进雷达的新式反舰巡航导弹。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与国防部长哈格尔5月17日一起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公开批评俄罗斯的决定不合时宜,“十分令人遗憾”。据悉,新式反舰巡航导弹堪称军舰“杀手”,叙利亚政府获得这些导弹后将有能力对海上的外国干涉部队进行震慑和反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于5月17日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履行向叙利亚提供防御性武器的义务,并称“这些义务是以国际法为基石和准则的”。

周边军情

借着朝鲜核危机的扩散效应,美国正加紧拼凑由其主导的亚太导弹防御体系,刚刚访问完亚洲多国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就明确呼吁美、日、韩三国率先缔结反导联盟,为日后亚太跨区域的反导网络奠定基础。

事实上,目前亚太地区的不少国家都在采购用来防御弹道导弹攻击的系统。美国《防务新闻》宣称,在一个“导弹攻击形成普遍威胁的环境”中,亚太国家合作建立共同导弹防御系统的要求“变得更为合理”,“导弹防御”正成为整个亚太地区一个“可接受甚至受欢迎的名词”。

不过,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警告称,美国正在竭力营造的“泛亚反导系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如果操作不当,极有可能在本地区引起不可收拾的军备竞赛,届时除了卖军火的国家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只能“很受伤”。

亚太反导技术扩散

在美国的竭力推动下,日本率先在亚太地区全速实施导弹防御计

美国销售导弹,欲建“泛亚反导联盟”

划。据悉,东京业已打造由“海基中段防御系统”(SMD)和“陆基‘爱国者’PAC-3反导系统”组成的双重反导系统。

其中的“海基中段防御系统”是对日本引进自美国的舰载宙斯盾防空系统的升级改造,增强其拦截弹的射程并压缩系统反应时间,以便应对外大气层的弹道导弹来袭威胁。宙斯盾舰上携带的“标准-3”拦截弹拥有可末段制导的动能弹头,可拦截从大气层外来袭的弹道导弹。“陆基‘爱国者’PAC-3反导系统”能为日本提供大气层内的“点防御”,以保护目标不受导弹的攻击。据悉,日本决心花费百亿美元完全部署双重反导体系,其中的10亿美元用于美日联合研发SMD。

除了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美国怂恿下采购了综合利用宙斯盾雷达及“标准-2”导弹的防空驱逐舰(AWD)。尽管这两个国家尚未决定是否为军舰购买“标准-3”拦截弹,但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毕竟舰载宙斯盾作战系统是一个模块化开放结构的系统,只要澳大利

亚和韩国军方乐意,随时都可以与具备大气层外拦截能力的“标准-3”拦截弹进行集成。

此外,韩国还从德国购买了48套二手的“爱国者”PAC-2制导增强型导弹,几乎肯定还会向美国添购“爱国者”PAC-3反导拦截系统,并在未来寻求美国的技术支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空拦截导弹。

哪怕是“小国成堆”的东南亚地区,也有一些国家开始构筑“反导篱笆”。据悉,新加坡已拥有2套新式反战术导弹系统,其中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提供的“巴拉克-1”舰空导弹被部署到“胜利”级导弹艇上,而由欧洲EADS集团设计制造的“紫苑-15”舰空导弹则被部署在“威严”级护卫舰上。其中的“巴拉克-1”舰空导弹只具备有限反导能力,但“紫苑-15”舰空导弹却是真正的反战术导弹系统。更重要的是,“威严”级护卫舰是一种高度网络化的作战系统,它能把其他战舰和新加坡武装部队连成一个整体,当执行导弹拦截任务时,该舰在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将成为一个重要节点。

反导协作有难度

不过,作为当今军事科技的一项“巅峰成果”,反导系统并不是买来就能用的“简单武器”。对亚太各国引进的导弹防御设施来说,硬件固然重要,但那些用于联合作战及交互互联的软件也不能忽视,否则缺少联合作战能力的反导系统只是“点状防御”,作战效能极为有限。这也恰恰是美国所大力倡导的,因为它向亚太诸国推销反导武器的目的,一来是为了赚钱,二来则是通过把控“情报支持”进行遥控,实现“合众小以击大”的效果。

目前,美国和日本已在横田空军基地建立反导情报收集及任务分配中心,甚至连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航空司令部也搬进横田,与驻日美军联合办公,无疑方便支持或调整空中及导弹防御行动。可以预期,美日双方在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有望达到“无缝”,例如美国可以用部署在日本青森县车力基地的X波段雷达探测朝鲜从东海岸发射的弹道导弹,而日本也能将其部署在冲绳

的FPS-5预警追踪雷达获取的信息提供给美国,双方操作人员共享导弹防御数据。

至于澳大利亚和韩国,虽然尚未与美国进行类似合作,但相关谈判已经传出风声。目前,美国已同意升级并增强澳大利亚本土研制的“金达利”超视距雷达(当前该雷达被用来在较大范围内探测飞机),以便扩大其覆盖范围和灵敏度,方便其侦测处于推进阶段的来袭导弹。而韩国则希望同美国共同发展新的反战术弹道导弹技术,以便将其目标引进的局部化“点防御系统”结合到扩展的导弹防御架构中。

不过,美国大肆鼓捣“泛亚反导系统”也引起不少国家的忧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如果由美国主导的跨国反导网被用来对付亚太区域内的其他军事大国,就有可能使许多不相干的国家“惹火烧身”,特别是反导作战充满不确定性,一旦操作不慎,就很容易酿成“战略误判”,给地区安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部分希望发展反导能力的亚太国家仍然希望“还是各干各的为妙”。安大